

月是故乡明
(组诗)
陈小如

台风要来

台风还在遥远的海洋深处酝酿
这座城市分明有所感知
它开始收留成朵的洁白云朵
又掏出无边无际的湛蓝
风有一阵没一阵漫无目的地狂走
推搡得我,每一根发丝都想跳舞
梧桐流淌为我伴奏,身体里的花朵
次第绽放。一些耸入云端
一些开在路边,还有一些偷渡到你的梦里
交换过低吟浅唱和电闪雷鸣
一场雨,才会真正落下

带你去吹吹风

偶尔,把一些日子放入细节
那些纷呈的修辞,为你准备好了

去年的夏天还没有这样持续的高温
台风也还是常见,一年还是三百六十五天
雨,来不及一滴滴地数遍
等待故事里响起无穷无尽的天籁声

你听,每一天都会变得红橙黄绿
遇见的喜悦,像极了一起吹风吃千层饼
镜头掠过窄小的拱桥宽阔的水面
只给你留下二十三分之一秒的定格
从八月的末梢出发,写风月无边
秋天的童话,不必然全是公主和王子

带你去吹吹风,最好是傍晚
香樟树的影子还没有那么厚重
从佳童巷的中间开始
不必理会嘈杂的车水马龙
也不用暗藏喧嚣的市井吆喝
哪个方向也不会重要,重要的只是开始
那曾经与往昔、从前与将来辉映
山一程水一程。有一搭没一搭

岛上的时光

对海的执念,只要沾染一缕
那水天一色之上就能蓝得剔透
湾里的船只,分割了禁渔期的寂静
旌旗升起,最能感知海上的来风猛烈程度
一阵阵吹上岸,吹开仲夏淤积的躁热

没来由的,千里迢迢误入旧时
海湾相似船桅相似来时的路不识
那酒红的栈道栏杆,挂住了两年前的记忆
灯塔的白有了些折旧,木门上的红却依然刺眼
我和她摁下的快门慵懒地吐槽日常
在我踏上东门岛的那一刻起,连接
它们那样鲜活地长成岛上的植物和空旷
我站在台阶上,海水的咸一丝丝地漫过脚踝

八月的日光倾城,妈祖庙还在修葺
那黄澄澄的墙上曾经惊艳过我的
独栋地锦,已经不见了
犹记得,那像花朵一样蔓延的绿叶
有初生的井然、有序与节制
是一株植物聆听了海风的吹拂
沉甸甸地盛住了大海深处的涛声

那没有来由的来到,那无从考证的去处
有些记忆断层,有些照耀铺天盖地



露从今夜白

九月,先探头探脑来了一个台风
然后才带来一系列葱茏的梦境

立秋高远,白露有如珍珠
台风带来的雨水,多半任性
开始或结束,不会有更多地暗示
甚至,大大小小也是随心所欲
但被高温霸占过的整个夏季
多么需要,这源远的雨

遍地流水,所有的晨昏滋润成绵延的森林
一棵棵怀抱粗的树,笔直而挺拔耸立云霄
旁逸的枝条摩肩接踵缠绕在一处
遮天蔽日,无边无际的潮湿阴凉
兜住一条小道蜿蜒着没了远方
是森林中唯一的裂缝和道场
泥土黝黑,几颗裸露的岩石覆满苔草
漏下一层薄薄的天光
那墨绿的忧伤,似有翅膀

站立在窄小的道口,想要做点什么
终是动荡不得。心里咯噔一下
猝不及防醒来,九月的阳光已经装满
朝南的窗口

月夜怀想

往村庄的车轮,高速疾驰
要赶在夜色吞噬山岗之前抵达

雨水在天空中的嬉耍停住
它们都躲入了道路两旁的树木、草甸
江河、以及武川大地

父亲的声音
擦着湿漉漉的空气远道而来
归心似箭,并不预备停留
美丽的江面却捧出一怀的烟波浩淼

是故人,是他乡? 绝口不提的呼唤
被白色的烟波蒸腾得如梦如幻
迤迤出江水如泣如诉的河床
岸边的山以苍翠相迎

欲言又止。花非花,雾是雾
水声潺潺,踟蹰的心装满鸟鸣
马不停蹄,粘滞的思念挂在半空

他乡是故乡,抬起的脚步轻而又轻
一团沉默高过崇山峻岭
直至,马蹄奔驰溅起月光

片石留香的吟唱

——它山堰随想

桂维诚

一道古堰横卧江波
流淌着千年风流
演绎成美丽的传说
凿痕斑驳的条石
挽起刚健的臂膊
一株逾抱的梅木
静卧在江中
一寸芳心
漾起清澈的眼波

他们的前世
在它山相望为邻
红梅绽放枝头
眺望着春水
青石屹立山巅
守望着黎明
茫茫天地间
立下无言的约定
前世相偎相依
今生不离不弃
哪怕碎骨粉身
千年相伴此生

历经千锤万凿
他走出深山
抖落一身芳华
她投身飞流
他紧紧抱住了她
悄悄拥入怀中
她默默支撑着他
一起迎接风雨
似水的柔波
抚平累累的伤痕
淡淡的暗香
从心底浮起
温暖了冰冷的肌体
七分刚强三分柔肠
融入奔涌不息的流水
化作千年深情的歌唱

芬芳的梅梁
托起雄伟的石堰
每一片青石
萦绕着一缕芳魂
相守一段古堰的情缘
诉说梅与石的前世今生
书写盛唐的传奇
昭示着一代代后人
片石留香的坚贞
又何须海誓山盟

春风沉醉的江畔
一对情侣手挽着手
欢笑着从石堰上走来
淌过潺潺的溪流
幸福的时光
怎舍得从脚下流走
驻足在古碑前
久久地拥吻
春天岂止在青青柳梢头
石传精神梅有魂
掬一捧岁月的流水
让心底漫溢开远古的清芬

存「片石留香」碑。
逾抱大梅木枕卧堰中,历千年不朽,人称「它山堰梅梁」。坝首至今犹
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堰面以条石砌筑而成,坝体中空,相传有
它山堰始建于唐代大和七年(833),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并列